

評 詞

王景勝的故事

WANGJINGSHENG DE GUSHI

張玉桐 著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建設社会主义，
群众干劲冲天，
大鬧技术革命，
个个奋勇当先。

四句前言道罢，书归正题。話說紅五星文具厂的一位老技术工人，名叫王景胜。老人家已經五十八岁啦，人們都称呼他王大爷；也有称王师傅的。王大爷自从大躍进以来，总是喜眉笑臉的，这几天更是乐的了不得。你看他，天天是頂着星星戴着月亮上下班，說是下班，可到了家也不閒着。狼吞虎嚥地吃了点飯，筷子一撂，就到写字台边一坐，打开烤包，拿出鉛笔和紙低着头就画起来啦。画什么呢？画土水輪机的圖样。这是党号召全民办电，厂子

里給他跟小刘的任务。王大爷心想：咱們国家正在大躍进，处处都需要电力，党把試制土水輪机的光荣任务交給了我，这可真是大喜事呀！王大爷是越想越高兴。早上，厂子里是七点半鐘上班，可是他五点多鐘就到啦。他早，小刘也不晚哪，他們早約定好啦。車間角落里有一張小高桌，两个人往桌上一扒就画起来，不到上班時間不住手。晚上也是这样，別人都走了，他們在車間里画呀画的。就連午休这么个工夫，也不肯放松。白天，小刘跟王大爷一起忙，晚上他提出，坚决不开夜車！一定要睡足覺！列位，你知道小刘为什么这样說嗎？这是他的任务。王大爷在旧社会那时候，受累受气，挨冻受餓，得了一身病。解放以后，当了国家的主人，渾身增加了一股使不完的勁。只要是領導上給了他甚么任务，他就晝夜不眠。不休息地干，不完成不罢休。上了年紀的人，身体又不好，赵書記实在有些放心不下，所以試制土水輪

机的任务交给王太爷跟小刘的时候，又偷着给小刘照顾王师傅身体的任务。小刘把赵书记的话记在心里，每天晚上回家的时候，都把赵书记嘱咐的话跟他重复几遍。告诉他千万千万别熬夜呀！王大爷当面总是点头答应，心里也想：不应该总让书记挂念。再说，真若把身子累垮了，任务就会完不成。可是一想到党交给的任务，还没完成呢，饭也懒得吃，觉也睡不好，所以晚饭一擦下筷子就把图纸拿起来，画呀画的，眼睛累花了就揉一揉，脑袋累昏了就用湿毛巾擦一擦，天天都熬过十二点才睡。这且不用细讲。

单说这一天午休的时间，王大爷跑到洗脸室去，打开水龙头，用凉水抹了一把脸，就回了车间，跟小刘又往小高桌上一扒，摊开了图纸，就研究起来。王大爷今天特别高兴。因为他们已经制成了五种草图啦。今天再研究研究，选出一种，再修改修改，就可以定稿了。王大爷笑哈哈地



望着小刘說：“小刘，咱們定了稿，土水輪机就要試制啦！若是試制成功，咱們这个小文具厂也使用上电力开机器啦，那些手

搖腳蹬的笨機器扔它一邊去！哈哈！”小劉听了，也不住地点头。

王大爷看着草圖正一边研究一边画着呢，忽然觉得，眼睛直冒花，眼前的桌子凳子旋轉起来，身子好象騰了空。“哎呀！不好，老病又犯了！”王大爷这时候心里还明白，他用两只胳膊挂着小高桌，要坐稳，可是身不由主了，忽悠一下子，身子向旁边猛的一閃。小刘正聚精会神地研究圖紙，一抬头看見王大爷渾身战抖，臉色蒼白，忙問：“王大爷，你怎的啦？”他这一喊，赵書記和工友們都来了，把王大爷送进了医院。

入院的头一天，王大爷連眼皮都沒撩，稀里胡塗地，足足昏睡了一整天哪。医生給他打了好几針，第二天才清醒过来。王大爷睜眼一看，四壁廂一抹雪白，护士在自己身旁站着呢，“哎呀！我怎么住院来啦？土水輪机的圖紙還沒搞完呢，这怎么能行！只剩小刘自己得甚么时候能把它

搞出来呀？全国正在大跃进，大搞钢铁需要电，各行各业都需要电，早发出电来，就能早支援社会主义建设。”王大爷想到这里，急得心直跳，象有不少根针扎着，躺不住。他翻了个身，用胳膊拄着床要坐起来，护士一伸手把他按住了说：“您老别动呀，有甚么事我替您办。”王大爷说：“我想去找大夫。”护士说：“甚么事，对我说吧！”王大爷想了一想说：“同志，我得住多少天哪？”护士说：“快，您老安心休息吧！”“快，到底得几天哪？”护士见王大爷着急的样子，怕他上火，本来至少得两个月，故意说得短些：“大爷，别着急，两个多星期就能出院！”“怎么？还得两个星期？我没有多大病呀！”王大爷两只眼睛睁的溜圆。护士安慰着，可王大爷也没听呀，光顾想了：“哎呀！两个星期，这怎么能行！那土水轮机得多咱能制成啊？”

这一天夜里，王大爷一会儿躺下，一会儿坐起来，在床上翻过来调过去，足足翻腾

了半宿。都过十二点了，才算睡着。第二天早上，还不到六点钟呢，就起来啦。王大爷真是个刚强人，看他前天一进院的时候，忽忽悠悠的人事不省，可是病一好了点，就躺不住。试制土水轮机的事儿，又在脑子里转转开了。打定了主意：不能住院，还得想办法回厂子。

王大爷出了病房，在走廊里伸伸胳膊，揉揉眼睛就奔诊疗室去啦。他到了诊疗室一看。大夫才上班，正往身上穿白色工作服呢。王大爷到了大夫跟前，头一句话就说：“大夫，我要求今天出院哪！”大夫听了一楞，耐心地给他解释，劝他安心休养，不要挂念着厂里的事情。王大爷哪听啊！说：“大夫，我们厂子里忙啊，正在研究土水轮机，我在这里着急呀！”大夫说：“着急也不行啊！病治好才能工作。”王大爷说：“大夫，我的病不要紧哪，我回到厂子去，一边工作，一边就把病治好啦。”大夫摇了摇头说：“同志，工作要紧，可是你身体也

要紧哪！你病得这么重，才住了两天怎么能出院啊！”王大爷說了半天也沒行，一氣，“算了吧！当大夫的就是这样。你有一分病，要他一看，成十分啦！叫你治呀养呀沒个头！”向大夫笑了笑說：“大夫，我身体还能坚持工作，我得出院。”說完轉身就走出診療室。大夫急忙追上去：“同志，你的病剛剛好点，不能出院哪！”王大爷說：“大夫，我不是不听你的話，我們厂子活实在忙啊！”头也沒回就回病房收拾东西去啦。

大夫看王大爷走啦，急忙叫护士小杜去照顧，千万不能讓走。护士去了，大夫給紅五星文具厂打電話，把王大爷要出院的情况談啦。文具厂領導上接到電話后，打發吳師傅到医院去看王大爷。老吳跟王大爷左說右說，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說服了，答应暫不出院。大家都乐啦。

說到這，可能有的同志想：“护士、大夫那么劝都沒行，非出院不可，还是老吳不簡單，給劝通了，答应不出院了。”这里

有原因哪。老吳，到了醫院，詳細地傳達趙書記的話。要他好好休養，不要挂念廠子裏的事兒。身體是革命的本錢哪，沒有結實的身體，怎能擔當起建設社會主義的艱巨任務。王大爷听了感动得泪都快流出来了。心想：趙書記太關心咱工人啦！上次趙書記就囑咐我，不叫我熬夜，怕我累犯了老病，咳，不該不聽趙書記的話！若不然哪能累犯了老病。想到老病，偽滿時期給廠主干活的悲慘情景噙地一下在胸子裏翻騰起來了：朝天餓着肚子去干活，工頭子象活閻王似的橫眉怒目的死盯着你，手稍一慢，就是一頓皮鞭，抽得你皮開肉綻還得咬着牙給他們干，有的活活被打死。……，唉，就是這樣長年累月地折磨，做一身殘疾！現在我們工人是國家的主人啦，瞧，我有這點病，領導上多關心哪，住醫院，又打發同志來看我……。

依照我，我恨不得馬上出院，回廠子去，把土水輪機快搞出來才好，可是趙書

記的話對呀，身體是革命的本錢，病鬧重了，身子搞垮了，工作就更不能做了。……所以，才答應不出院啦。

老吳見王大爷同意住院，又說了几句安慰的話，轉身要走。他剛一抬腳，王大爷又把他叫住：“老吳，你等等呀！”老吳一驚，以為王大爷又變了卦，又要出院呢，忙問：“王大爷，有什麼事嗎？”王大爷說：“你給小劉捎個信，叫他快点把土水輪機的圖紙搞出來，千萬別耽擱呀！”老吳鬆了口氣，笑着說：“好！我回去就告訴他，您放心休養吧！”老吳說完就走了。

王大爷回了病房，坐在床上，呆了會兒，忽然想起一事，要叫老吳，可是來不及了，打開小窗戶叫了兩聲，外面沒有人答應。從窗戶探出頭去看了看，老吳已經沒影啦。“唉！”王大爷嘆了一口氣：“我腦袋怎麼這麼不好使呢？”拍了几下腦袋，一屁股坐在床上，生起氣來。過了一會，唰地站起來，戴上帽子，轉身就往外走。剛

一出病房的門，护士来啦“王大爷，您上哪去呀？”“我回厂子。”王大爷說着話，头也沒回，急冲冲地往外走。护士一看：坏啦！这位王大爷真怪，剛才說妥了不出院，怎么又是要出院！紧走几步，上前攔住說：“王大爷，您有甚么事儿，挂个电话不就完了嗎，何用大老远跑回厂子呀。”这一說，把王大爷提醒啦，对呀！我怎么忘了电话！他問护士：“哪儿有电话？”护士說：“楼下挂号室。哎，王大爷，您老有甚么事儿告訴我，我給您老挂去。”王大爷搖了搖頭說：“不，我的事挺麻煩哪。”

王大爷穿过了走廊，下了楼梯，到了挂号室往紅五星文具厂打电话，找小刘。小刘接到了电话，問王大爷身体怎样啦？王大爷說：“挺好啦！”紧接着就說：“小刘，你把咱們画的那几种草圖样，給我抄下一份，送來吧！”小刘一听知道王大爷想在医院里研究圖紙，这哪能养病，于是就告訴他：“圖紙我正在搞呢，您好好养病吧，不

用費心啦!”王大爷說“不行!你給我送来一份吧!我的病好啦,累不着,你在厂子里搞,我在这里也搞,不是更好嗎?”小刘說:“您正病着呢,还是……”王大爷打断了他的話:“別还是啦!你千万把圖紙給我送来!”小刘怎么劝也不頂事,只好答应說:“好吧,明天給您送去。”王大爷还千叮嚀万囑咐:“可千万別晚啦!”这才放下了电话。

王大爷回到了自己的病房。他心里挺高兴:嗯!这回还不离,小刘明天把圖紙一送来就好啦,我在这儿也不干呆着,也能給办电出把力啦!想到这里,高兴得低声唱起来:

社会主义好,

社会主义好,

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。

.....

王大爷这天心情可愉快啦!吃飯也覺着特別的香,晚上,腦袋一貼枕头就打起呼嚕来。一觉醒来,玻璃窗户上都透进来

紅光啦，天大亮了。吃完了早晨飯，打過了葯針，在病房里就坐不住啦。王大爷戴上了帽子，下了樓，站在挂号室的旁边，两只眼睛往外望着，恨不得小刘立时来到才好呢。王大爷正望着呢，忽听得身旁有人叫了他一声：“王大爷！”他回头一看，原来是护士小杜。小杜望着王大爷笑着說：“王大爷，您老的身体刚好一点，别再累着，在这儿站的时间不小了，回病房休息去吧！”

王大爷听了小杜的話，一想：对！我別在这儿站着啦，若是累着了，小刘送来了圖紙，身子支持不住，又誤了大事。对着小杜点头笑了笑就上樓，回病房去啦。躺在床上，閉上了眼睛盤算着：厂子十一点半下班，吃完饭还得走这么远的路程，大概最快也得十二点。嗯，我先把精神养它足足的，到了十二点鐘的时候，圖紙一来，兩天我就把它搞出来！

王大爷想要閉上眼睛休息休息，可是他睡不着哇，就盼十二点鐘快到。走廊里正

好掛着个大电表，他就忙开了，一会一下地看，一会一下地看，也数不清多少趟啦。可是十二点还是不到。护士小杜来給患者注射，王大爷問：“小杜啊！你們这掛表坏了吧？”小杜听了，开门看了看走廊里的表，又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表，說：“沒坏呀。”王大爷說：“沒坏？那怎么走得这么慢哪！”小杜笑着抬起胳膊，把手表舉給王大爷看：“王大爷，您老看看，一分也不差呀！”王大爷細看了看，才点点头說：“啊！是不慢。”

王大爷坐在床上，盼十二点哪，盼得心急火燎的，坐卧不安：“真怪呀！在厂子里干活那陣儿，怕到中午啊，怕到中午啊，正忙在勁头上，鈴响了，午休；这陣儿，盼它快到中午吧！快到中午吧！越盼它还越不到啦。真气死人哪！”正急得了不得，忽听得当当当，走廊牆上的掛表响啦。王大爷急忙出了病房到走廊一看，乐得轉身回了病房，一戴上帽子，下了楼就奔掛号室去

啦。王大爷一边走一边想：“这阵儿，小刘可能快到啦！”

王大爷还没到挂号室呢，离老远就看见了一个人，黑皮帽，蓝工作服，身上背个绿色布挂包，脸斜冲着墙，在看墙上的宣传画呢：“正是小刘呀！他来的真早哇！刚十二点就到啦！”王大爷乐得一边走一边喊：

“小刘！小刘！”那个人没回头。“这么喊还没听见，光顾看画啦。”王大爷到了跟前，一把拉住那人：“小刘！”那个人回头笑了。王大爷的脸羞得通红，忙道歉：“对不起，我认错人了！”那人说了声“没什么！”继续看画。王大爷心神不安地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等着小刘。

王大爷等了好多时，小刘还没来。心里计算着：“也该到啦！”他抬头看了看挂号室的表，一下子楞住了：“怎么，这才十点半哪！”王大爷问挂号室那个同志：“同志，这表慢吧？”那个同志说：“不慢啊！”王大爷说：“我来的时候楼上走廊的表都十二点

啦。这怎么才十点半呢！”那个同志說：“不能！”王大爷上楼一看，楼上也是十点半。想了想，自己也不由得笑起来：心里着急眼睛也不好使，把分針当成时針，十点看成是十二点啦。

离十二点还有一个半鐘头，就好象隔几年一样地急。

王大爷在病房里急的踱来踱去，猛听得房門外有脚步响。他伸手开门，那人进来啦，又是护士小杜。小杜說：“王大爷，厂里給您老来电话啦。”“有人来电话啦，好！”王大爷說着拖着鞋就往外走。小杜說：“王大爷，您老不用去啦，我給您接啦。是一位姓刘的同志，他說是您的徒弟。告訴您，土水輪机的圖紙今天不能送来了，因为有事，明天或者后天一定給您送来。”“怎么又往后拖了呢？我得去問問。”王大爷就又下楼，上挂号室打电话問小刘为什么今天不能送来啦。小刘說：“因为有項緊急的工作圖紙沒抄下来。”王大爷还是直勁地催，